



“有庙又有人”，你所不知的“南孔文化”

73 年的生命，对于孔子来说，是坎坷，是挑战，是一次次苦难后的重生。今天，当我们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，以“人”的眼光去审视另一个普通生命的时候，发现孔子真的一个“人”，与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责任，经历着自己的苦难

▶ 祭孔现场集体诵读。摄影：谢丹

本报记者尹平平

又到一年的 9 月 28 日，孔子诞辰日。又到孔祥楷一年最忙的时候——着手准备祭孔典礼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即使是周末，这位年近 80 岁的老人也闲不下来。他穿梭于孔氏南宗家庙里大成殿的东西两房，思鲁阁、五王祠，六代公爵祠等处也总能看到他的身影。

近十几年来，每年 9 月 28 日，海峡两岸 3 个地方会同时举行盛大的祭孔典礼。众所周知的是山东曲阜孔庙和台北孔庙，而位于浙江衢州的孔氏南宗家庙也渐渐有了名气。

祭孔典礼的准备漫长又烦琐，小到每位参加祭孔人员胸前佩戴的黄丝带，大到祭祀仪式的彩排、音响和场地布置，孔祥楷都要操心。因为他是孔子的第 75 代嫡长孙，而祭孔典礼则是整个衢州城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。

深藏不露的“南宗奉祀官”

1953 年，孔祥楷进入衢州新建中学（现衢州二中）读高中，同学们来自衢州及附近各地，他从没向同学们提起过自己的身份。以至于十几年后，他高中时的好朋友汪祖模回衢州探亲时，才第一次听说孔祥楷是孔子的第 75 代嫡长孙。

“曲阜有庙没有人，台北有人没有庙，衢州有庙又有人。”这是不少以孔氏南宗文化为自豪的衢州人，最喜欢向外人津津乐道的事之一。可是，孔子的第 75 代嫡长孙孔祥楷，却并非从小就有着传承孔氏南宗文化的自觉。

孔祥楷 1938 年生于衢州孔氏南宗家庙，并在这里长大。虽然他小小年纪，就担任“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”，但家人仿佛对此不以为意。无论祖辈还是父辈，没有哪个家长，逼着他从小读背《论语》等儒家经典。而他就读的仲尼小学（现南山小学），虽然顶着孔子的字号，却与其他官办学校一样，只教国文、数学、美术、音乐……

那时重视孔祥楷身份的，似乎只有封授他的政府官员。1948 年 9 月，孔氏南宗家庙举行祭孔典礼，参祭者的主体并非孔氏南宗后裔，而是当地军政要员，由时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的汤恩伯主祭。才满 10 岁的孔祥楷，对这民国最后一位南孔祭孔印象最深的，竟是汤恩伯戴的白手套。因为孔祥楷被要求站在汤恩伯身边，而那双戴着白手套的双手，随着这位主祭人的一举一动，在他眼前上下纷飞。

同学们因此知道了孔祥楷的身份，但并没有感到他与大家有什么不同。根据孔祥楷在仲尼小学的同班同学程祖德回忆：“小时候的孔祥楷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乐于和同学相处，没有势利眼。他家境与身份虽然特殊，却从没有在我们同学面前摆出少爷架子。”当了“南宗奉祀官”后，孔祥楷上学校有人陪同，但他一有机会，照样和小伙伴门一起踏水坑、捉蜜蜂。

1953 年，孔祥楷进入衢州新建中学（现衢州二中）读高中时，新中国早已成立，国民政府的封授成为历史。同学们来自衢州及附近各地，他从没向同学们提起过自己的身份。以至于十几年后，他高中时的好朋友汪祖模回衢州探亲时，才第一次听说孔祥楷是孔子的第 75 代嫡长孙，感叹老同学的“深藏不露”。

上高中时，刘炳枝坐在孔祥楷后面，他对孔祥楷最深的印象来自一次主题班会。那次班会上，同学们纷纷谈理想讲志愿，恨不得人人都想走向远方，而孔祥楷的理想却联系着故乡。“他说：我高中毕业后一定要报考建筑工程学院，把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。”刘炳枝这样回忆道。

孔祥楷真的如愿考上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（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），并从此离开了故乡衢州。



解码“孔氏南宗”

本报记者尹平平

根据中国孔庙保护协会理事张晓旭在《中国孔庙研究专刊》中的统计，目前我国现存保护完好，或有遗址、遗迹可寻的孔庙，有近 200 处。不仅数量众多，名称也不尽相同，有的叫文庙，有的叫夫子庙，还有的叫至圣庙、文宣王庙等。不过根据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三种：国庙、学庙和家庙。

国庙，顾名思义，是帝王将相祭祀孔子的场所；学庙，则主要是各地学人祭祀孔子和其他儒家代表人物的场所；而家庙，则被一些学者认为，从严格意义上说，应该是孔氏宗子进行家祭的场所，所以，全国仅有两处：北在山东曲阜，南在浙江衢州。

浙江衢州的南孔祭典，尽管从 2004 年起就已恢复，并早在 2011 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但时至今日，仍有不少人在第一次听说时提出同样的问题：孔子不是山东人吗？什么时候在衢州安家了家？

其实，在衢州安家的，并非孔子，而是他的后人。

汉高祖时，孔子第 8 代孙孔腾，被封为“奉祀君”，孔子嫡系长孙从此便有了世袭爵位。此后，封号屡经变化，到了宋至和二年（1055 年），

热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孔子嫡孙

时任金厂峪金矿团委书记的刘晓勇表示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孔祥楷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，就是教矿工们唱《大路歌》等革命歌曲。

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，人生最黄金的年华，孔祥楷并不是在衢州度过的。他人生的主要精力，也并没有用于继承祖业，弘扬儒家文化。在特殊的年代，他甚至绝口不提家世。

孔祥楷在西安上大学时，恰逢反右，班上三个同学被打成右派，而档案里背着地主烙印的孔祥楷，却安然无恙。“我年龄小，又是文体积极分子，大家都把我当小弟看，没人针对我。”他这样解释道。

上世纪 60 年代初，孔祥楷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河北唐山地区迁西县金厂峪金矿。60 年代的金厂峪金矿就是一条山沟，只有几十户村民。放眼望去，一片荒凉。矿山到县城没有公路，并且要横跨两条河。那时也没桥，几乎所有运到矿山的物资，都要上船渡过河，再运到矿山。

就在这么个金厂峪金矿，孔祥楷一猛子扎了 26 年，从基建科的技术员干起，一直干到矿长，把他最旺盛的精力，都倾注在这个荒山的矿坑里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孔祥楷任矿长时，金厂峪金矿有两千余名职工，很少有人知道他“孔子嫡长孙”的身份。

改封为“衍圣公”。“奉祀君”和“衍圣公”们世代居住在曲阜，直到两宋之交。

建炎二年（1128 年），金兵大举南下，宋高宗赵构南逃，孔子第 48 代嫡孙孔端友应诏，背负着孔子弟子子贡雕刻的“孔子及开官夫人楷木像”等传家宝，率领部分近支族人随驾南渡。次年，宋高宗因孔端友等人扈跸有功，赐家衢州。从此，孔氏宗子就在衢州安家落户。孔端友成为孔氏南宗始祖。算上孔端友，南宋朝廷共先后封了 5 位南宗“衍圣公”。

与此同时，金政权为统一思想，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，册封孔端友同父异母的弟弟孔端操，袭封“衍圣公”，以主持曲阜孔庙祭祀。而后，蒙古军占领曲阜，又立孔之全为“衍圣公”。蒙古、金、南宋三个政权并立之时，一度出现同时有 3 个“衍圣公”的局面。

灭南宋后，元世祖忽必烈想要结束这种混乱，查问到底由谁来袭封圣爵，有人推荐了南宗“衍圣公”孔洙。至元十九年（1282 年），元世祖“召洙至，欲令袭爵”。不曾想，孔洙虽奉诏上京，却拒绝了爵位。据《明武宗实录》记载，孔洙以南宗历代先祖的坟墓都在衢州，难以离弃，“况曲阜子孙守护先莹，有功有祖”，表示自己愿意让出“衍圣公”爵位。

这就是造成孔氏南宗重大转折的“孔洙让

爵”。尽管，孔洙因此获得元世祖“宁违荣而不违亲，真圣人后”的盛赞，但从此以后，“曲阜之后世袭为公，而嫡派之在衢州者遂无禄”，孔氏南宗走向衰落，平几度日两百年，“子孙益多，庙乏主祀，衣冠祭仪，混同流俗”。

直到明弘治十八年（1505 年），由于衢州知府沈杰的奏请，南宗复爵。明正德元年（1506 年），明武宗封孔氏南宗孔彦瑛为“翰林院五经博士”，子孙世袭，但爵位低于“衍圣公”，秩正八品，相当于“衍圣公”次子。自此，孔氏南宗世袭“翰林院五经博士”，至民国时期的孔庆仪，共计 15 世。此后，改称“孔氏南宗奉祀官”。

到民国年间，已没有“王”，又何来“公”？于是，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 年），南京国民政府将孔子第 77 代嫡孙、“衍圣公”孔德成改封为“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”；同时，把“孔氏南宗奉祀官”改封为“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”。

1949 年春，孔德成被国民党政府故宫国宝一起，带往台湾。在那里，他最主要的精力，是以学者的身份在台湾大学的中文系和人类学系授课，直至 2008 年逝世。

而在 1947 年，自己还不到 10 岁时，就继承“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”的孔子第 75 代嫡孙孔祥楷，至今仍生活在浙江衢州，主持南孔祭典，弘扬儒家文化。

30 多年的故乡衢州。

上世纪 80 年代末，衢州从金华分离出来，升级为省辖地级市。至 90 年代初，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，衢州的经济发展却仍面临发展问题。按照 2016 年浙江省 11 个城市的生产总值排名，衢州只能排在第 9 名，比排第 10 名的舟山只多 17 亿元，而比排第 8 名的湖州却少近 1000 亿元。

“名气不大”，一度成为困扰衢州发展的因素。衢州一直以来的支柱产业，都是一个名为巨化集团公司的特大型化工企业。它的前身，是衢州化学工业公司。据说，公司之所以在 1993 年把“衢化”改名为“巨化”，原因之一，就是即使在浙江省内，也有不少人认识这个“衢”字。

据媒体报道，时任衢州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郭学煥，1992 年带队到深圳举办招商会时，宾馆指示牌写着“衢州招商会用餐处”，当地媒体的新闻稿也错写成“浙江省衢州市”。还有人，会把浙江的衢州与江苏的徐州搞混。

此后，市里各部门领导多次开会商讨决定：要想做大衢州的名气，举措之一，就是利用孔氏南宗家庙所在地的人文资源，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。

如此，尽快寻访孔氏南宗后裔中的合适人士来管理家庙事务，成为当务之急。已故的时任衢州市委副书记童效武曾撰写回忆文章记录到：他们“几经打听，发现曾在民国期间继承孔氏南宗奉祀官”的孔子第 75 代嫡长孙孔祥楷，不仅健在，还好端端地活跃在我国的冶金行业。”市委领导一致决定，要赶紧想办法把他请回来。

随后，衢州市政府于是联合中国孔子基金会、

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，在衢州召开了“儒学及浙江文化研讨会”，特邀时任沈阳黄金学院副院长的孔祥楷参加。会议期间，郭学煥等市委领导单独宴请孔祥楷。席间，郭学煥对孔祥楷说：“衢州欢迎你回老家来工作！你是孔子第 75 代嫡长孙，在衢州，你能起到任何人都起不到的作用。”

1993 年仲春，经过衢州市委与原冶金工业部等单位多次协商，55 岁的孔祥楷终于调回家乡衢州。市委明确了孔祥楷的分工：暂以市长助理的身份，主持以复建孔氏南宗家庙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。1994 年，衢州市获批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。郭学煥等不少市委领导们都认为：申报过程中，孔氏南宗家庙是最重要的内容。

平民化的南宗祭孔

“我回到衢州老家，不管担任什么职务，有一点是绝不会改变的，那就是弘扬儒家文化，传播孔子思想”

孔祥楷刚回衢州时，正值衢州在深圳开展一年一度的招商活动。市里安排孔祥楷也随团参加招商，同时宣传孔氏南宗文化。在深圳招商会上，郭学煥隆重地向与会媒体介绍孔祥楷，说他是孔子第 75 代嫡长孙。没想到，会后竟有一个记者悄悄问郭：“是真的吗？他会不会是假冒的呀？”

郭学煥这才意识到，不光衢州的知名度不高，孔氏南宗家庙更“鲜为人知”。回到衢州，他立刻组织市里档案局、文化局、报社、高校等机构的相关人员，搜集资料搞研究，出版记载孔氏南宗家庙历史的书，成立孔子学说研究会等研究机构，作为理论依据。

孔祥楷对于先祖思想的研究，也是从这时才开始。抓了二三十年的生产和选矿，到五十多岁又开始重读圣贤书，孔祥楷一点都不发怵。他对记者说：“我管过大企业，两千多人的金矿；管过大学，有上千万经费可以使。回到衢州，管个孔庙，算什么？”

回衢州之后，他先后当过市长助理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和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，工作内容不少，核心始终围绕文化建设。孔祥楷和同僚们说过：“我回到衢州老家，不管担任什么职务，有一点是绝不会改变的，那就是弘扬儒家文化，传播孔子思想。我肯定要效法我的列祖列宗，研究孔子思想，宣传孔子思想，为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做贡献。”

孔祥楷先是主持孔氏南宗家庙的复建和保护工程，凭少时的回忆和有限的考古发掘，一步一步地把孔氏南宗家庙的建筑和园林，复建得精致又考究。基本完成硬件建设后，他又倾力抓软件：借助社会力量，成立孔府文学社、孔府书画社、孔府印社、孔府诗社、孔府摄影社、孔府艺术团等文艺机构，在孔庙里开展各类文艺活动，使这里不仅成为衢州的文化名片，还成为一个文化交流平台。

1999 年，已过耳顺之年的孔祥楷，全身心投入到孔氏南宗家庙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中来。应衢州各界要求，他开始筹划新中国成立后孔氏南宗家庙最盛大的活动——祭孔。各界商议决定，在 2004 年，也就是孔子诞辰 2555 周年时，恢复衢州的南宗祭孔大典。

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，自 1984 年恢复以来，典礼的主要程序、重要礼制、祭品祭器、乐舞祝文等，都参照宋、明等历代祭孔的古法来设计。台北祭孔大典，则依“三献古礼”，包括启扉、瘞毛血、迎神、进饗、上香等 37 道仪式程序，并在现场演奏传自宋朝的《大成乐章》。演出明朝李之藻的《频伽礼乐疏》舞舞。并不是为了刻意与这两地的祭孔有所区别，但孔祥楷并没有将之作为参考。

在商讨如何筹办南宗祭孔大典时，孔祥楷反复强调一个问题：“谁来祭孔？我们！我们是谁？当代人！清朝人肯定不会用明朝人的方式祭孔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祭祀的方式。”

在孔祥楷的支持下，几经筹划，2004 年 9 月 28 日重启的南宗祭孔大典，将祭祀仪式中的歌舞演出部分剥离，独立为祭孔典礼前一天的纪念晚会。其余部分则简化为“礼启、祭礼、颂礼、礼成”四个篇章，整个礼程不到 40 分钟。参与南宗祭典的人员，一律穿现代人的服装，行现代人的礼仪。

形式看似简练，细节却处处精心。比如，他们将献牛、羊、猪“三牲”太牢礼，改为献粟、豆、麻、麦、稻等“五谷”和文房四宝；用在家庙里采摘的古银杏叶和古柏树叶系以黄丝带，取代贵宾胸签上的鲜花；以钢琴伴奏《大同颂》，而不是吹奏古乐旧器；将传统祭孔要进行华丽盛大的舞乐，改为各界代表朗诵《论语》章句，其中甚至不乏外国学人。

自此，每年的 9 月 28 日，孔氏南宗家庙都会举办这种独具特色的祭孔大典，并致力于平民化祭孔，参祭的主体，不只是公务员，而是根据每年的主题，面向各个不同群体：乡村教师、白衣天使、残障学生、环卫工人……今年参祭的主要群体，则是衢州市评选出的最美家庭。

（下转 10 版）